

森林深处的篮球赛

■张望李



方 汉绘

军旅趣事

小兴安岭林区一个不大的林地里，人没多少，新鲜事倒挺多。其实有些事本来可以不发生，可是闲不住的人们非要发生点什么。例如，每年春季都坚持举办的迎春杯篮球赛。

最早搞起这个篮球赛的，是边防连队的7号哨所和林场的卡站。哨所满打满算8个兵，外加两条起了大名的军犬“王胖”和“白壮”。场站有3个职工。两伙人聚在一起，不知是哪方先提起来的，非要打一场篮球赛。卡站给哨所拉上一车倒木，哨所大大方方地借给卡站两个人。不管球技专业不专业，玩就要玩个讲究，必须5人组队。

卡站的站长对借过来的两个战士关爱有加，又是加餐又是定制球衣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心归卡站，不能反水。

但比赛结果可想而知，哨所的战士每天出操，执勤，卡站的工人天天就是坐在卡点上检查进出的车辆，体力对比太鲜明。哨所的战士就是不投篮，在场上来回跑，卡站的工人也盯不住。

何况，临时“转会”的2名战士，虽然卡站队员穿在身，但心依然是哨所的心。站队服穿在身，但心依然是哨所的心。站队服穿在身，但心依然是哨所的心。

输赢不是多么重要，但两支球队在一起会餐时，还是要为场上的哪个球犯不犯规争一争。

有了第一次，赛事就正经八百地开

展起来了。日子定在了每年植树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六。等到开展第三届时，这场篮球赛已经有了冠名——迎春杯。参赛队也变成了4支。新加入的一个队是边防检查站，另一个是伊春带岭区武装部。

边防检查站也是一个班的编制，和哨所在人员上是旗鼓相当。检查站自己有半个篮球场，平时执勤下来，战士们会投篮，练配合。体能啥样先不说，技术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

带岭区武装部从阵势上看也不弱，有干部，有职工，而且还有啦啦队。做饭的女厨师，看球时带上一个大铁桶一个长柄勺。一边敲出点声响，一边还能给大家分点姜汤。有时女厨师一喊，战士们会丢手，一惊一乍地，不知道是战术安排，还是她发自内心的加油。

小兴安岭的3月还比较冷，冰雪还没有消融。但是场上这些老小伙子、棒小伙子一搅和，林区里好像是春天真的到了。

最近的这届赛事，已经有点新时代的味道了。正赶上哨长的家属来队，平时喜欢唱两嗓子的家属在开幕式上还献歌一首。武装部的司机正迷直播，那天从头到尾负责了赛事直播，天南海北的还真圈了不少粉。

最逗的是入场式。带岭区武装部的领导说要正式一下，4支队伍便认真地走了回入场式。

卡站去年增加了一个职工，比赛前

三天，林业局一个大个子职工又“恰巧”下来指导工作，卡站这回不用借人，自己就组成了队，还没开打，表情上就已经牛气了。只是那个大个子高得有些鹤立鸡群。快2米的个儿往队列里一站，像森林里的站杆。

4支球队，20个球员入场，除去两个兵担任裁判员，场外只剩下一个直播的司机，一个保障的女厨师，一个充当观众的军嫂，还有跑来跑去的“王胖”和“白壮”。但是直播的司机挺会选拍摄角度，全是特写，旗帜、观众、车辆，还有层层叠叠的森林和远山，显得赛事还挺上规模。“王胖”和“白壮”也入了镜，成了赛场吉祥物。

哨所把球赛看得很重要，是因为这代表了军人形象。边防检查站也很重视，因为这是兄弟单位之间的较量。武装部也不来虚的，既然被特邀参加了，就要认真真地玩。同样，卡站也不敢掉以轻心，这关系到军民关系鱼水相融，而且如果玩得太大，容易被军人们赶下站。

森林深处的这场篮球赛，尽管缺少外界关注，但它从诞生以来，就不缺少快乐，不缺少认真对待。它的观众是随风而舞的白桦，是为之歌唱的红松，阵阵林涛就是送给球员的呐喊。无论是在喧哗的闹市，还是在寂寞的高山，快乐历来都是被追寻阳光的人们创造出来的，就如这藏在森林深处的赛事。

这场球赛，场上的气氛简直要融化了残雪。不过真没什么人记得场上最后的比分，冠军亚军也没有奖状，第三名还是并列的。只是告别的时候，车窗里伸出的脑袋还在不停地喊：回去好好练，明年再战。

快乐军营

脑力+体力，双向大比拼。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自办户外趣味理论比赛活动——

粤东地区，天高云淡，金色的阳光撒向大地。

绿茵场上，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齐聚一堂，“冲锋吧，战友”户外趣味理论比赛正在进行中，现场笑声、掌声和欢呼声不断。

“左，往左，过了过了……”笔者刚走近第一个比赛项目“深夜排雷”现场，就听见上等兵朱锦滨的大嗓门。只见下士李严清头戴眼罩，背着朱锦滨，左挪右移，却迟迟踩不准模拟地雷设置的气球。

见状，有的观众开始“引诱”，大声喊道：“就在你右边一点！”李严清被“敌特分子”所“套路”，一脚下去又踩空，急得朱锦滨直叹气。

春暖花开，正是练兵好时机。采纳官兵建议，该旅党委决定组织一场集理论竞赛和技能比拼为一体的户外比赛。比赛共分“深夜排雷”“一心二用”“穿越火线”等8个环节，不仅穿插夹球奔跑、投掷飞镖、绑腿冲锋等体育娱乐项目，而且还将指挥所构建、战场防护、枪械操作等基础军事技能项目纳入其中，真正实现寓教于乐。

“体力与脑力的比拼，技能与体能的较量，我等‘青铜段位’，入场券都不一定拿得到！”翻看比赛规程，下士王璟琬表示已“蒙圈”。

第二个项目“一心二用”环节更具看点。5名参赛选手戴上遮光眼罩，从容淡定，一副“大神”风范。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，他们立即拿起身前的轻武器进行拆装。

“到多少年基本实现机械化？力争到多少年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？到多少年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？”在参赛人员旁边，一名考核员不断提问。只见“大神”们手指纷飞，动作不停，同时还快速准确地报出答案。

一旁观看的列兵姜满豪看得目不转睛，直呼过瘾，下士邓志铭调侃道：“看到与班长之间的差距了吧，回去好好练！”

现场比赛紧张进行，指挥所构建项目掀起一波高潮。哨声一响，5组参赛队员冲刺而出，经过100米绕杆跑后，在指定区域一边构建指挥所，一边组建通信网。观众席上锣鼓喧天，亲友团纷纷呐喊助威。

突然，工兵连代表队的队长骄傲地举手示意，观众大惊：“行家一出手，就知有没有！专业户这么快就完成了！”

主持人赶紧提问：“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，军队推进哪四个现代化？”工兵连队长可能“模式切换”还没到

冲锋吧，战友！

■杜森杰 蒲麟智

位，听到问题犹豫了一下，没想到主持人开始了倒计时。“8.7.6……”大伙儿心都提到嗓子眼，只见工兵连队长一拍脑门，答案脱口而出。顿时，响起一片掌声。

“相邻两人的腿绑在一起，5个人围成一个圈，冲向赛场对面取得答题卡。”随着“绑腿冲锋”项目的开始，比赛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。

谁知哨声刚响，现场就出现情况：指挥通信连的参赛队伍着急绑腿，仓促出发，结果一名队友落在后方还浑然不知；突击车连的参赛队伍求胜心切，才没走两步就全部摔倒，你推我搡半天才爬起来……

“有意思更有意义，把‘十九大精神’‘两会要点’‘军事理论’等理论题目放在这种情景中，是另一种感觉！”指导员王博说道。

比赛到最后，工兵连等没有夺冠的参赛队员很是懊恼。见状，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军安慰道：“现在大纲科目的训练持续升温，十九大精神学习也正当火热阶段，不要灰心，‘冲锋吧，战友’2.0版马上就会到来！”

哨兵与泡面

■孙振者

时间来到后半夜，月亮钻出云层，给大地铺上一层清辉，周围变得静悄悄。可是再安静的夜空也罩不住哨兵内心的焦躁。

不知谁的肚子咕咕响了一下，大家都眉头一紧。到了此时，晚饭吃得再饱，也不顶用了。

互相对望一眼，再望望水房，再互相对望的时候，就露出了洁白的牙齿。不必言语，深夜的哨兵们就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
完成交接哨，就意味着可以开始思考口味：是酸菜的，还是要红烧的？麻辣的似乎更带劲……

蹑手蹑脚走进宿舍，摸到自己的内务柜，坚定地把手伸向最深处，掏出两桶泡面。发觉有战友在嘟囔着翻身，赶紧停下，没有动静了，再悄悄退出宿舍，向楼道尽头的水房“进军”。

人已经在水房聚齐，精力开始集中在泡面上。加好调料，冲入开水，腾起的水汽伴着奇香钻入鼻孔。闭上眼睛，缓缓吸口气，享受这瞬间的静谧与美好。

等待总是漫长的，又有人肚子咕咕在叫，似乎起到了闹钟提醒功能。大家纷纷掀开盖子，挑出一叉子查看：“不错不错，不硬不软，刚刚好！”

就在这时，水房门口突然亮起手电筒。未见指导员其人，先闻其声：“是谁在吃泡面？”

坏了，白天的时候，指导员刚上过课，讲的就是吃泡面，吃零食的种种坏处。

叉子举在胸前，一动也不动，偷吃一口的面停在口中，不上也不下。不由地屏住了呼吸，只有坏掉的水龙头在滴答滴答。

指导员的手电筒从上扫到下，看清了身上的装备，叹了口气：“哨兵辛苦了，吃完早点睡吧！”

紧绷的弦这才放松，水房瞬间化作“战场”，各种凶猛的声音澎湃而出。顾不上烫，也顾不上周围空气的凉，吸吸与吞吞齐飞，桶内与桶外一味。这一刻，世界开始离你远去，人与面合二为一。

美好的时刻总是短暂的。没几叉子，桶里就见了底，叉子穷尽其能，再捞不出丝毫干货。但是最野的老铁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喝着光面汤，伸出叉子，对藏在桶底的“残筋断面”进行无情地缴杀……

简单洗把脸，抬头望望，远处的万家灯火，天空的皎洁明月，原来它们是那么美丽。是因为我们24小时的守护，它们才把美丽在此刻尽情绽放吗？守护着心里默默想着，恋恋不舍，同时又心满意足地返回宿舍……



飞花令，诗意飞入千万家

迷彩讲堂

笑谈古今 学中有乐



游戏。“令”就是“行酒令”，诞生于西周，完备于秦汉，是中国人饮酒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。酒席上，众人推举一人为“令官”进行发令、监督、输者罚酒。一个“令”字也体现中国礼仪之邦的法度规矩，非礼勿饮、不能贪杯。

行酒令分两种，通令和雅令。通令的行令方法主要为掷骰、抽签、划拳、猜数，讲究一个热闹欢快，主要在老百姓之间盛行。

雅令的主场则在文人雅士群体，引经据典、分韵联吟、当席构思、即席应对，考的是知识储备、文采才华和反应速度的综合能力。那时候没有“度娘”，回家查书更不赶趟，所以不是诗词曲赋张嘴就能来的主儿，根本不敢上桌。万一聊了怯，以后在朋友圈里可就没法混了。

而“飞花令”，就是雅令中的一种。“飞花”二字取自中唐时期诗人韩翃七绝《寒食》中的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。

最传统的“飞花令”，要求诗词中必须含有“花”字。这些诗可以是前人所作，也可以现场吟成，但对令人必须和行令人的诗句格律一致，对“花”字出现的位置也有严格要求。

规矩听着有点复杂是吧，没关系，

小乐来举例说明。比如，宴席上甲可以先行一句，“花近高楼伤客心（唐·杜甫《登楼》）”，“花”在第一个字位置。乙可以对“落花风雨更伤春（宋·晏殊《浣溪沙》）”，“花”在第二个字位置。依次类推，可以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（第三字，宋·陆游《过山西村》）”“借得梅花一缕魂（第四字，清·曹雪芹《咏白海棠》）”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（第五字，唐·李白《清平调》）”“牧童遥指杏花村（第六字，唐·杜牧《清明》）”“一日看尽长安花（第七字，唐·孟郊《登科后》）”……

一圈轮完，或者再从第一个字行起，或者令官再找变体来玩。例如，甲可以行一句“月照花林皆似霞（唐·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）”，“花”在第三字位置，那就轮到后面第三个人——丁来对。丁对“人面桃花相映红（唐·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）”，就轮到后面第四个人……

一个“花”字在众人之间传递，如同花瓣在风中飞舞而不落地，“飞花”名副其实。要是落地了呢？那就要被罚酒了。

“飞花令”流传至今，仅仅一个“花”字已经满足不了大众需要，所以后人保留其基本玩法而加以变通：令官任意出

一个字，大家照着这个字背诗作诗，跟行“花”字令一样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就曾经用“春”“月”“山”等字作令。往事越千年，今天我们的口语已经不同于古音，但“飞花令”依旧可以当作一种诗词搜索引擎，飞入千家万户。根据某一关键字进行检索，按照位置顺序进行排列，就可以把历朝历代关于某一意象的诗词文章摸个透。不要觉得自己离传统诗词很远，其实那份寓教于乐的文化雅致，早已和唐诗宋词一样，流淌在华夏后人的血脉中。

（陈 陟、邓鸿雄整理）



更多有趣好玩的知识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“迷彩 TATA” (ID: jfbshzk)

